



Jiayou
MENGSHI

家有萌师

小孩你过来 / 著

一世妖，一世人，一世神，三世轮回，他始终陪伴





小孩你过来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家有萌师/小孩你过来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
2013. 11

ISBN 978-7-5126-2179-4

I. ①家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56389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

开 本: 16

字 数: 300千字

印 张: 24

版 次: 2013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26-2179-4/I. 850

定 价: 29.80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- 第一章 生蛋快乐/1
- 第二章 强吻师父/4
- 第三章 师父每日一折腾/9
- 第四章 师父摸了徒儿，要负责啊/19
- 第五章 师徒二人自东土大唐而来/28
- 第六章 师父快来，我在床上/41
- 第七章 不可思议的召唤/46
- 第八章 九世扫把星/56
- 第九章 日进斗金/64
- 第十章 一吻惊魂/69
- 第十一章 天地间最完美的容颜/79
- 第十二章 小鸡得罪了会牵红线的老头/84
- 第十三章 我本是妖，何惧作孽/94
- 第十四章 食色，性也/107
- 第十五章 轮回之门/120
- 第十六章 对不起，来迟了/129
- 第十七章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/134
- 第十八章 师父，脱了睡吧/139
- 第十九章 洛宝？您哪位/147
- 第二十章 对于“白虎女”的新诠释/154
- 第二十一章 真假师父/159
- 第二十二章 千年前的他们是否相爱/164
- 第二十三章 宫闱之争/169
- 第二十四章 侍寝还得蒙眼睛/184
- 第二十五章 销魂今宵/197



家有萌师
目录

JIAYOUMENGSHI

第一章
生蛋快乐



“师父，请叫徒儿雾舞好不好？”

“好的，小鸡。”

一道稚嫩的声音从桌边传来，回话这位是一个看似只有三、四岁大的男童，男童正站在木椅上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炒鸡蛋，一双如冰魄般明亮的眼睛镶嵌在男孩白皙的小脸上，透出无限灵气。

雾舞正攥拳眯眼，而眼前这个还没凳子高的男童则是雾舞如假包换的师父。

当然，她并不喜欢这位师父，但是这家伙三两下便收服了她这只活泼可爱的小鸡精。

追溯五日前，那是一个风雨交加鸡飞狗跳的夜晚，她身为鸡飞狗跳中的鸡，自然跑出来作乱，谁承想，一位男子手撑油纸伞从天而降。男子身材高挑，容颜极美，他摆了一会儿造型，默默念咒，雾舞便不省人事。

待雾舞苏醒之时，她已被关在施于困兽咒的鸡笼里，她这才幡然醒悟——此人乃仙界之神。

他自称——白染。

至于他到底何方神圣，却还有待观察。

“小鸡，再去下个蛋。”

“师父，您忘了徒儿是妖吗？并非家养的母鸡。”雾舞不记得已重申过几次，可是师父充耳不闻，甚至滥用仙法强迫她生蛋！

“会下蛋的妖精才有前途，快去。”

白染微动了下指尖，雾舞嗖的一下飞出屋门，同时幻化鸡形，瞬移鸡窝。



雾舞睁大一双鸡目怒瞪白染。

百年化妖，千年成仙，每一个初现人形的妖精都在等待神仙的点化。运气好点的，兴许三五百年便可进入天庭继续修炼；运气差点的，一千来年也能混进天庭当个坐莲童子；倒霉点的吧，遇到来历不明的半神半妖体，在修炼过程中偷偷吸光妖精的元气，最终导致纯妖体灰飞烟灭化尘化土。

当然，这只是听说，她遇到的也许就是假大神呢？

相处五日，师父白染一来未让她敬茶拜师，二来未告知她修炼要领，除了下蛋就是下蛋，这也就罢了，还要她将辛辛苦苦产下的妖气蛋再拿来煎炒烹炸。

这这这，他跟养了一只生活可以自理的母鸡有何区别？！

而这所谓的师父，会在某个她还未摸透的特定情况之下由美貌男子变成屁大点的孩子。

不赏心又不悦目也罢了，可是这死孩子还要把她当小丫鬟一样使唤，吃喝拉撒睡可全乎了。

这这这，她又跟养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有何区别？！

雾舞越想越气，就拿她的同类，孔雀来说吧。嗯，都是鸟。人家的师父乃山神之子，高大威猛一拳可以打碎一座小山，八面威风好不潇洒。

就算先不提这事，先说师父带她出入凡间之时的状况。因妖就是妖，不可暴露真身，于是她只能化成鸡形，扑腾着小翅膀，又跟在一个走路都有些磕磕绊绊的小男孩身后。

人家师徒二人出门，俊男靓女霸气外露，百姓虽不知其身份，但见状无不退避三舍。可是他们出游之时呢，三不五时有百姓小碎步跑上前，笑着问，小孩，你的鸡卖吗？

哼！一点都不帅！

“我要休师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不懂吗？休妻的休，师父的师！”雾舞撇开鸡脑袋。

白染此刻明明是一副童颜，却表现出一副与同龄人截然不同的沉稳，他双手环背，深沉道，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，孽鸡。”

“不准再叫我鸡！”

“鸡。”

“你再喊一次我听听！”

“鸡鸡鸡。”说着，白染眼中滑过一道银光，面无表情地抬起一根手指，指尖

凝聚紫光一圈，这道光一旦打在雾舞身上，她的功力至少削减百年。

“师父英明！叫一次‘鸡’徒儿的确会生气，但是叫上三次果然神清气爽耶！”

“一会儿把蛋羹送到为师房间来。”

“是，师父去休息吧休息吧。”雾舞暗自咬牙切齿。

哼，她一定要在蒸好的蛋羹里吐口水！

总之不管前途是否是一片渺茫吧，小鸡精的修仙之路就此拉开帷幕——



JIAYOUMENGSHI

第二章

强吻师父

某个风和日丽的清晨，雾舞正在厨房中忙碌，白染伫立院中轻咳一声，雾舞以为师父口渴，立马倒了杯茶双手奉上。

啪，茶水被白染无情地泼在地上，他神色愀然。

“怎么了师父？”

“谁叫你做此等下人事的？”

“咦？……”雾舞纠结地望着他，分明是他说院子很脏，厨房堆积了太多碗盘，命她在一個时辰内清理干净，怎么出趟门就不认账了呢？

“拿出点气质来，来。”白染扬了下手指。

“……”雾舞端平双肩，摆了个膀大腰圆的造型。

白染蹙眉，视线时不时飘向院外，继而走到她身前，指尖划过她头部之时，已变成漂亮规整的蝉鬓。掌心又在她身前一扫，将原本的粗布衣裳换成了绫罗绸缎。

雾舞从未穿过如此华丽的衣裙，雀跃得原地转圈圈。

“为师平日待你如何？”

雾舞立刻忘记白染奴役、揶揄、恐吓等恶劣行径，竖起了大拇指。

“既然如此，为师命你做一件事，倘若有陌生人与你交谈，你莫理睬，懂否？”

雾舞乖巧地点下头，伸出双手，“镯子镯子。”

白染眯了下眼，再次施法，镯子，发簪，项链，耳环，戒指，索性给她配了全套。

这下子可美坏了雾舞，她一路小跑冲进屋，又捧着纸笔返回，将宣纸平铺在院中的矮桌上，又给自己搬了把椅子，正襟危坐，笑咪咪道：“师父，难得徒儿穿金

戴银，你给徒儿画幅画吧？”俏皮地眨眨眼。

“得寸进尺。”

“师父若不肯画，我便与陌生人唠家常。”雾舞嘟起嘴。

白染思忖片刻，一手环于身后，看都未看她一眼便执笔作画。

雾舞捋了捋发辫，“师父师父，把徒儿画漂亮点哟。”

白染中肯地应了声，泼墨挥毫好一阵洋洋洒洒。

就在雾舞盘算着是把画像挂在卧室还是厅堂之际，只见不远处走来一位白须老翁，老翁腿脚麻利，正敲打着渔鼓筒板，哼唱小曲，好不欢快。

老翁并未急于敲门，而是移步篱笆院前，面向雾舞招招手。

雾舞刚欲回应，白染轻咳提醒，雾舞立刻绷起脸，朝老头吐了吐舌头。

老翁的羊角胡翘了下，一本正经道：“老夫路经此地想讨碗水喝。”

从始至终，老翁无视白染的存在，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直盯着雾舞。

天干地燥的，雾舞有心相助，可是师父有命在先，她只得撇开头……师父是何意图？

老翁暗瞪了白染背影一眼，再次看向雾舞，“小娃娃，老夫口渴啊。咳咳……”说着，老翁弯身咳喘。

烈日当头，雾舞见老头痛苦万状，挤眉弄眼看向师父，“他要渴死了，能理吗？”

白染不予回应，放下毛笔，自顾自地斟了杯茶，捏着茶杯走到老翁对面。雾舞以为师父终于良心发现，可师父居然干了件惨无人道的事——当着老翁的面，慢条斯理地饮完杯中茶，随后将空杯倒转，滴水不剩。

老翁见状腰不酸腿也不疼了，忽然蹿上树干，高举渔鼓当武器，厉声喝道：“何许人也报上名来！”

白染则不以为然地坐到藤椅上，对雾舞道：“回屋。”

雾舞匆忙点头，返屋途中抓起那副画卷——她为这幅画可是老老实实坐了半个时辰，至于斗殴之事她就不参与了。

原来师父一早便算到来者不善，真有先见之明。

合起房门，雾舞透过窗户缝儿望去，师父面朝老翁伫立，环在身后的食指指尖逐渐显出一道白光，已是蓄势待发。

雾舞一溜烟跑到桌边抓了把瓜子——跟随师父半月有余，师父每日命她除了下蛋就是炒蛋，还未见他亮过真本事，今日这场好戏万万不可错过。



只听轰的一声，老翁脚下的大树已被白染击倒，接着，老翁腾空而起，悬浮空中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渔鼓对准白染的身躯，看那架势却是打算收了他。

雾舞心中咯噔作响，倘若老翁是妖，岂能会收妖之术？反之是仙，那师父不就是妖孽？！想到这，她火速嗑完手中的瓜子，伸头探脑窥听他们的对话。

“这只小鸡精老夫必须带走，挡老夫者必死无疑！”

白染轻蔑一笑，“尔等小仙也敢在此造次？回吧，她是我的。”

“小？老夫乃八仙之张果老是也！”

雾舞呛咳两声。这她倒是听说过，原来倒骑毛驴的那位神仙啊！看家本领是长生不老兼死而复活之术，换言之便是拥有不死之身，完了完了！……她眼中划过一道狡黠，收了白染这个只会耍嘴把式的假大神吧！

想到这，她推开窗户喊去：“张大仙您是来收我的还是来灭我的？！”

张果老和颜悦色地回道：“老夫喜欢你还来不及呢，岂会灭你？你愿随老夫前上天界吗？”

天界？！那可是所有妖精梦寐以求的好地方啊，要去的！

“嗯嗯！张大仙加油！”雾舞点头如捣蒜，她早就想甩了白染。

白染回眸凝眸，“真倒戈如此之快？”

雾舞鼻孔朝天，“张果老位列仙班，可是师父您的名号我听都未听过，所以莫怪徒儿无情无义了哟。”

“甚好……”白染冷笑着点了下头，一掌打向张果老的方向，只听“噉”的一声惨叫，张果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飞到九霄云外。之后，雾舞望向湛蓝的天，本期盼张果老疾速返回与师父大战三百回合，可是等了一刻钟，天地之间依旧是空荡荡的。

一滴冷汗从她额头上滑下来，她缓慢地眨动着眼皮，见白染走近，扑通一声，她毫无骨气地跪倒在地，透过窗沿露出一双泪汪汪的大眼睛，可怜巴巴道：“师父，是徒儿妖眼不识泰山，您饿么您饿吗？徒儿去下蛋……”

白染微微扬起眸，伸出一根手指，雾舞误以为他要施法灭她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

“徒儿知错了，师父饶命啊……”

白染神色平静，道：“日后会频繁出现今日的状况，若为师不在你身旁知晓该如何做了？”

“晓得晓得，日后不管哪位神仙诱惑徒儿‘私奔’，徒儿心中只有一个师父，那就是您！高大威武玉树凌风的白染白大神！”雾舞不假思索地回道。不过话说回

来，各路神仙找她作甚？莫非是贪图她的美貌？

“笑得鸡尾巴都露出来了，连幻化术都掌握不好你叫为师如何教你它法？”白染蹙起眉，“为师问你，方才为师与张果老交手时你发现何异样？”

“呃！异样？……”雾舞扬起眸冥思苦想，又站起身在屋中踱步，无意间走到桌边，看到白染为她画的那幅画，顿时怒哼哼地瞪向他，“你怎么这样啊师父，我规规矩矩地坐了一个时辰您竟然画出一只花枝招展的大母鸡！”

“哪里有错？你原本就是鸡，”白染走进屋，“莫打岔，回答为师的问题。”

没混过去，雾舞只得绞尽脑汁继续想，“哦！刚才那老头并非真的张大仙？”

“此话怎么讲？”

“他若是神仙岂能被师父一掌打飞？师父看起来就够无用了，未料到那老头更挫！”

“嗯？……”白染不悦地拉长尾音。

“呃？徒儿不是那意思，师父法力高强天下无敌！”雾舞吓出一身冷汗，鞠躬致歉，“徒儿愚笨，请师父指点一二。”

“张果老有两样法宝不离身，一是渔鼓，二是白毛驴。”

这一说雾舞似乎想起来了，张果老出行必骑驴，可方才的老头是步行前来，既然又并非赝品，那说明……

“他的坐骑生病了或死了？”

白染这才满意地点下头，“可以这般理解，至于这一点的重要性日后你会知晓，此刻，回鸡笼吧。为师乏了。”

雾舞注视白染离去的背影，越发糊涂，坐骑与她有何关系，难道张果老想让她当充当坐骑？且不说用一只鸡当坐骑威不威风，就说她目前还未学会腾云驾雾之术……噢！张果老不会以为鸡与飞鸟大同小异吧？

她自顾自地笑了会儿，走入鸡窝时已化身鸡型，蹲在鸡窝产蛋。

咯咯咯……一枚鸡蛋很快产下。她别的没学会，就是这事做得越来越顺畅。

“师父，蛋怎么吃？”她将鸡蛋卧在手心里，敲响门板，敲了几声得不到回应，见屋门未锁便推开一道缝隙，瞄到床榻，发现白染睡得正香，她眼珠一转，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。在她未能幻化人形之前，曾听同伴说起，每位神仙的体内都拥有一颗护体神珠，倘若有幸摸摸神珠，可以令妖体的法力大幅度提升，但是此神珠就是神仙的魂魄，一旦受到妖气的污染，便会令仙体感到不适感，造成腹痛，呕吐，神智混沌等不良反应。

反正不致命，她摸一把应该不碍事吧？



雾舞思于此，首先蹲在床边呼唤了白染几声，见他依旧熟睡，谨慎地伸出手。白染的身体竟是冰冷的！

雾舞兴奋地鼓鼓掌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，仙体失温说明师父正脱离肉身不知去哪里鬼混了。

于是，她挽起袖口，明目张胆地在他身上乱翻，翻找过程中进行了扯嘴角，拉耳朵，拽头发，拧胳膊等反击报复之举。

别说，手感还真不错，细皮嫩肉，长得也好看，就是心忒黑！藏了一身本领不传授予她！

这时，白染的唇边泛出一道金光，雾舞猜想定是护体神珠所发出的耀眼光芒，她本想用手指撬开他的牙齿一探究竟，可是牙齿合得很紧，雾舞半跪在床边无从下手，情急之下，她俯下身，试图用舌头勾到神珠一舔，却殊不知，这种亲密的行为叫做接吻，不对，此举乃是强吻。

白染的分身影像，就站在她的身后。

他不由喟叹，妖就是妖，做惯了偷鸡摸狗之事，道德观念还未具备，倘若她知晓自己轮回前的身份，定会为今日所做深感不耻。

虽是分身，但是触感与肉身完全一致，雾舞的舌尖一遍又一遍地蹭过他的牙齿，吮吸着他的嘴唇。

他不自觉地捂住嘴，望向她的身影，心中泛起五味杂陈。



“师父，您要带徒儿去何处？”

哗啦哗啦，拴在雾舞脚踝上的脚镣在裙摆下发出令人心酸的响声。

昨日，她想从师父口中偷神珠被师父当场抓了现形，之后她便被关在施有困兽咒的鸡笼里面壁思过。反省到半夜，她饿了，生吃了一只老母鸡，再次被师父逮住，师父只得把她关在自己的卧房里，命她打坐念经。她念了不到一时三刻便呼呼大睡，师父一怒之下索性把她打回原型放在房梁上。要说这事吧，应该不会再出状况，可是妖也有三急，她唤了师父几声都无回应，实在憋不住只好就地嘘嘘。

再之后，白染便坐在桌边监视她抄写经文，这一抄就是四个时辰，直到曙光初现，白染简单洗漱，才给她戴上脚镣，看样子是打算出去遛遛。

雾舞其实心里也挺委屈的，她当了几百年的妖，才刚刚学会幻化人形的本领，还未来得及了解人间的生活便被白染收服，她也想做个人见人爱的小妖精，可是所有事都需要她一点一点领悟。可鸡脑袋小嘛，自然不够聪明，她也很难过的好不好。

细碎的呜咽声传到白染耳中，白染非但未驻足，反而加快步伐，雾舞边抽泣边紧追师父的脚步，像个被大人遗弃的孩童。

此时，一位手持莲花的漂亮女子唤住雾舞，询问她为何哭泣。

雾舞瞄了眼疾步前行的师父，不敢多言。女子温柔一笑，摊开掌心，变出一朵荷花送给雾舞。

空手幻物，非仙即妖。雾舞见是同道中人也少了些戒心，她鞠躬致谢，“姐姐真是好人，不像我师父那般无情无义……”



“那位白衣公子是姑娘的师父？”女子一副惊诧的模样。

雾舞不情愿地点点头，添油加醋道：“他可坏了，把我吊起来打。”

“有此等事？！那你为何还要留在他身边？”女子将她拉到树荫下，先帮她拭去眼角的泪珠，又变出一盘花花绿绿的糕点请她吃。

淡淡的桂花香飘到雾舞的鼻子边。她在集市上见百姓贩售此类的糕点，她当时询问师父是否是吃的，师父却说修仙之妖不可贪嘴。

“吃吧，你师父走远了，”女子向前递了递，道，“我徒弟日日都有糕点吃，你师父好小气。”

雾舞坚决同意女子的观点，忍不住发牢骚，“他是啊，最吝啬的就是他！其他修仙的妖精不是跟着师父住大宅院就是吃山珍海味，可我呢，不但要给他洗衣做饭！”说着，她提起裙摆露出脚镣，“姐姐你看，他还把我像奴隶一样看待。最可恶的是，他还逼着我下蛋！”

听罢，女子饶有兴趣地问：“下蛋？为何逼你下蛋？”

“不知晓，师父喜欢吃……”雾舞为此也很苦恼，她以为蛋与蛋之间没有区别，便从鸡窝里掏出真鸡蛋炒给白染吃，白染只尝了一小口指出味道不对，难道她下的蛋口感特别好？

女子若有所思地蹙起眉，心想，莫非预言中所提到的“鸡妖降世，孵化千年，妖法无边”指的并非鸡妖，而是她产的蛋？

说到此事，要追溯到王母娘娘寿辰那日，各路神仙前来贺寿，当日鲜少露面的太乙救苦天尊也来凑热闹。为了助兴，玉皇大帝请他占卜未来百年间的大喜事，谁承想，当天书展现在众仙面前之时，竟显现出以上那十二个字。

这都妖法无边了，能是喜事吗？

虽然玉皇大帝看似镇定依旧谈笑风生，但“妖法无边”四个字无不令众仙忧心忡忡，寿辰也因此则预言闹得有些沉闷。就在预言次日，更可怕的事出现了——众仙的坐骑统统患上疯癫之症，不但互相撕咬，甚至对主人发起攻击。最终，只得暂时先将坐骑关押在南天门交由二郎神看管。哦，对了，就连二郎神的宠物哮天犬也变得龇牙咧嘴，索性一并收押。

因此，众仙便开始揣测，神仙的坐骑多半乃妖物经修炼而获得，所谓修炼，就是心灵净化的过程，修心、修德，逐渐消灭魔性，坐骑便是在修成正果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，若坐骑的思想中还存有杂念，又被妖法所控制，便会如野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。试问，何种妖法可以直冲天庭？是否正是太乙救苦天尊所预言的“妖法无边”呢？

于是，不愿再坐以待毙的众仙便纷纷来到人间，寻找搅乱天庭秩序的罪魁祸首。

至于雾舞，只是被众仙找到的鸡妖之一。

众仙目的明确，只要是鸡妖，不论雌雄，一个不留全部丢进炼丹炉焚烧。

如今已有八只鸡妖被仙人顺利捕获，尚有三只未能落网，雾舞便是其中一只，张果老抓捕失败，何仙姑领命再捕，但令何仙姑感到诧异的是，这只小鸡妖脚上所佩戴的脚镣可不一般，它是凝聚强大仙气的护魄环。

何仙姑百思不得其解，哪位神仙敢有如此胆量与天庭作对？

思于此，何仙姑望向白染，说此人是仙吧，她却感觉不到他的神通感应，说他是妖吧，又无丝毫妖气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

白染缓缓驻足，目光移到波光荡漾的湖面，只是这样看着，湖水便激起千层浪，只见湖中的大片荷叶颠簸摇曳，显然是在警告何仙姑知难而退。

水面卷起了狂风，吹乱了雾舞的长发，她打个冷战，立马跑到白染身旁。

“昨日为师如何教你的。”

“莫与陌生人交谈。”

“于是？”

“徒儿错了。”雾舞低下头。

“道歉如家常便饭，你何时才能长大？”白染一把扯住她的手，径直前行。

雾舞小幅度回头看向好心的女子，摆摆手，小碎步追随师父。

何仙姑望向白染的身影，又看了看起伏不定的湖水，莫非是可以控水的海神？

“师父，徒儿脚疼。”雾舞可怜巴巴地指向脚镣。

白染不予回应，这幅脚镣根本没重量，扯谎都不打草稿。

“师父，徒儿饿……”她攥拳，刚才她太过惊慌，竟然忘了抓几块糕点！

倏地，一把鸡食出现在白染的掌心里，“拿着。”

“……”雾舞抖了抖唇，啪的一声将鸡食翻出白染的掌心，“我不是鸡！我要吃白米饭、吃糖果、吃糕点！”

“为师正打算领你入城吃些美食，为了不让你在百姓中露出原形，为师还要耗费法力帮你撑场面，可你的态度……”

雾舞倒抽口气，抱住白染的手臂蹭了蹭，“呜呜……徒儿又错了。”

白染无奈一叹，周遭危机四伏，雾舞又缺乏最基本的警惕性……

“师父，您这几日未变成孩童哦？”



说到重点了，当他幻化孩童之时，正是法力最弱之日，届时，倘若众仙群体而攻之他未必抵挡得住。

“你会何妖术？”相处多日，白染初次询问她自身的本领。

“嗯……”雾舞眨动着弯长的睫毛，“嗯……变成人，但是心情太好时会飞出鸡毛……”

“还有吗？攻击或防御的。”

“嗯……”雾舞努力回想，“变成鸡，用鸡嘴啄人，用鸡爪子挠人，用……”

“够了。”白染皱眉——说白了就是一只会变成人的废物鸡。

此时，一道黑影从树杈上落下，雾舞定睛望去，不由惊喜地摆手，“原来是猫娘啊！好久不见。师父，这是我朋友。”

白色猫妖先是与雾舞拥抱，同时眯起翠绿色的眼睛，望向容颜俊俏的白染，不由舔舔嘴角，抛了个媚眼。

“你还不能下山知晓吗？”雾舞帮猫娘压住毛茸茸的长尾巴，焦急道，“若叫百姓看到你这副半人半妖的模样定会打你的！”

“自从你走了之后无人陪人玩，想你了就来看看你。”猫娘与雾舞相识百年，一直以姐妹相称，关系甚好。

雾舞想到姐妹俩在漫山遍野玩耍嬉戏的画面，不忧感伤起来，她本以为自己悟性低肯定比猫娘迟一步学会幻化术，未料到还真来了个“笨鸡先飞”。

“既然来了就别回了，”她抱住好友，“师父，求您让猫娘跟咱们住在一起吧，她很乖的。”

白染这次倒未反对，手指在猫娘身前一扫，协助猫娘藏起尾巴，并帮她换上一套凡人的衣装。

猫娘匆忙跑到湖边，望着自己的倒影，欢喜地喵喵叫着。

“好羡慕你啊雾舞，你师父不仅长得俊，还有真本事！”

雾舞则是皮笑肉不笑——接触久了你就知道了。

就这样，他们进入繁华的城镇，猫娘拥有一双辨别人或妖的眼睛，所以她很快在人群中看到同类，“雾舞！你看那边的壮汉，是黄鼠狼变的。”

雾舞揉了揉眼睛，是不是黄鼠狼她不知晓，只知晓那人正把手伸进老太太的包裹里，于是她不做思索地疾步上前，一把抓住那人的手腕。

此举不禁令白染愣了下，她这不是挺有是非观念的吗？

另一边，壮汉狠狠地抽了雾舞一耳光，还将她推倒在地，拳脚相加。

明明是弱女子当街受辱，可百姓们非但不敢管，甚至绕道而行，显然畏惧此恶

霸时日已久。

猫娘见状挽袖握拳，却被白染拦住，“择日不如撞日，助她进入修仙的第一步。”

“可是雾舞被欺负了啊，在山里时都是我保护她！”

“所以她才会变得如此懦弱。”白染动了下手指，将欲踹向雾舞的黄鼠狼精定在原地，至于雾舞会如何做，他也在等。

雾舞坐在地上，眼中含着泪花，首先看向猫娘，猫娘自然想帮她，可是白染也牵制了她的行动，她只能对雾舞大喊：“雾舞不哭，坚强点！”

一串泪珠从她眼底滑出，她又看向师父，白染则望天观景，一副置身事外的态度。

黄鼠狼精虽动弹不得，但依旧对雾舞破口大骂，不堪入耳的脏话接二连三。

“你，不许骂我！”

“臭娘们！踢你脏了爷的鞋，自己滚！”黄鼠狼精一口吐沫星子啐向雾舞。

这一下真惹火了雾舞，她爬起身，壮着胆子走到他面前，紧闭双眼，攥起拳头，一拳打向了他的腮帮子。与此同时，白染暗自施法，将黄鼠狼打出十尺远，伴随一声惨叫，轰隆巨响，黄鼠狼重重地撞在了墙壁前。

见状，原本敢怒不敢言的百姓们竟不约而同欢呼鼓掌，“小姑娘身手不错啊！早就该有人站出来教训这恶霸！”

赞许声灌入雾舞的耳朵，她举着拳头仔细端详，又遥望倒地不起的坏人，不禁膛目结舌。

原来她这么厉害啊？

此时，一串糖葫芦出现她眼前，雾舞注视片刻，这才伸出舌头舔了下山楂外甜甜的糖衣。

白染刚要说点什么，雾舞却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。

此刻白染才明白她未伸手取走糖葫芦的原因，她的身体正剧烈地颤抖着，她不想让正在称赞她的百姓们看到她恐惧万分的一面。

这也是个好的开端。

白染蹲下身，指尖触上她红肿的小脸，冰冷的气流舒缓了疼痛，雾舞笑着抹了下眼角，“师父，徒儿勇敢吗？一拳便打倒了坏人……”

“嗯，真勇敢。”白染抚了抚她的发帘，欣慰一笑。

阳光掠过白染上扬的嘴角，雾舞初次知晓师父原来也会笑，并且笑起来的样子很温柔。